

交际主导 内容优先 结构基础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法的发展取向

陈光磊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中国 上海 200433)

摘要:在外语/二语教学理念和方法上有着两大倾向:一是注重语言的“工具性”,强调首先要教学语言的结构规则;二是注重语言的“交际性”,强调首先要教学语言的运用能力。其实,这两方面不必也不应该相对立的,而是可以也应该相统一的。在语言教学上应当把语言是“交际工具”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概念来理解,力求使学习者对语言运用能力的具备和结构规则的掌握同步达成。把上述两种倾向相整合,这应该是国际汉语教学法发展的一种取向。由此,我们可以探讨构建以“培养交际能力为主导,认知表达内容为优先,掌握结构规则为基础”即“交际主导、内容优先、结构基础”这样一种多元融通的国际汉语教学的新路子。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法;交际主导;内容优先;结构基础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221-9056(2014)04-0355-05

汉语正在阔步走向世界。这样,提高汉语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的教学效率,改进国际汉语的教学方法,也就成为一个热切的议题。当然,国际汉语教学法必须而且也正在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那末,我们的国际汉语教学法可以或者应当确立怎样的发展取向呢?这里对此作些粗略的讨论。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教学的一般共同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教会学习者使用这种语言进行社会交际。为此,人们就会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教学法来实施语言教学。一般来说,一种教学法要包含三个方面:教学途径(说明“教什么”,即通过怎样的内容来实施教学),教学方法(说明“怎么教”,即用什么方法、手段和技巧来实施教学),教学原理(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要采用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和方法来实施教学)。^[1]由于语言的复杂性和语言教学者的多元性,可以说,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而毫无缺失的。不同的教学法会在理念、方法以及教学效果上显示出不同和差异,它们是各有各的特色的。我们应该综合考察其各自的特点,根据教学需要,对它们有所取舍,有所整合,从而有所创新。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界提出“结构——功能——文化”三结合的教学路子,可以说,就是这种创新的尝试。虽然这种“三结合”的路子,主要还是偏重于教学途径即教学基本内容上的革新,但其努力突破旧传统,冲决“为语

收稿日期:2013-10-30

作者简介:陈光磊,男,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文字学和汉语国际教学。

Email:xiuci@fudan.edu.cn

本文原是提交第十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2010年8月,沈阳)的论文,原题为“关于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发展取向”,现作了较大修改以今题发表于此。

言、就语言而教学语言”的老框框,对于国际汉语教学法的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在相当多数的语言教学者那里,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多注重在“工具”的教学而疏略于“交际”的教学。关于这个问题,吕叔湘先生曾经这样指出:“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2]的确,语言教学只着眼于“工具”而不着眼于“交际”,单教“部件”和“结构”而不教“怎么使唤”语言即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这对于以养成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为目标的语言教学来说,显然是不够的,甚至是跛脚的。

不过,这种以语言工具的结构为基点的语言教学法能够成为一种传统,并不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为学会语音、词汇、语法这三要素,的确是掌握一种语言的必要条件。同时,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其物质结构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规则性,“语言点”是人们可以也是能够加以直接感知和把握的,这样,设计教学大纲、实施教学计划、编写相关教材和展开课堂教学乃至进行成绩测试、教学评估也就都有了可以遵循的实在依凭,而且音、字、词、句、篇的教学也颇具直感性和操作性。基于这种语言教学法,就形成了课堂教学的PPP模式或3P模式:由“展示(presentation)——练习(practice)——表达(production)”这样的流程来实施教学。这种教学模式的主要缺失在于:注重语言结构形式规则的教学而疏略语言交际运用能力的培养;教学是教师做主,未能发挥学习者的自主性。但是它操作性强,有利于语言教学的系统性、可控性和规范性,所以3P教学模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这表明这种语言教学法已经很成熟,同时意味着它将要被突破和革新的时机随着也就到来了。

20世纪70年代语言教学上“交际法”的提倡和兴起,不妨说正是对传统教学法的重大挑战。交际教学法的倡行者们主张语言教学的交际化,强调语言教学就是要教如何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而不只是教一套语言的结构规则,有的甚至排斥语言形式规则的教学,不过较多的人还并非如此极端和激烈。至20世纪80年代,任务型教学产生了。任务型教学是交际教学法的一种最新的发展形态,其基本原理同交际法相一致,而其实施的原则和方法则注重让学习者从完成“任务”的实际过程中来学会语言,更凸显“在使用语言中学会语言”的教学过程性,这样,也就更能贯彻语言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这一期间,同时也有内容型教学的提出和推行。内容型教学的基本理念同任务型教学是相一致的,都注重于语言运用能力的教学,也可以视为对交际法的一种补充。相对而言,内容型教学更着重在“教什么”即教学途径上用心,而任务型教学则更着重在“怎么教”即教学方法上用力,即要求教学以“任务”为单位来进行。其实这两者可以结合兼容的。现在,任务型教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和得到应用。当然,它还正在进一步发展中,它十分需要充实、完善和提高。

在语言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上存在着两大倾向:一是注重语言的“工具性”,强调语言教学就是要教会学习者掌握语言的结构规则;二是注重语言的“交际性”,强调语言教学就是教会学习者具备语言的运用能力。其实,这两方面是不必对立的,而是应该相统一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自有其结构系统的组织和特点,有着语音、词汇和语法乃至文字和篇章的结构规则的物质呈现和形式显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自有其社会使用的功能和特性,有着思想内容的表达理解、现实情境的适应相宜、文化规约的制导依循和交际双方互动协调的动态过程。在语言教学上应当把语言是“交际工具”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概念来理解,如果偏于一执,只讲语言工具的结构,而不能加以运用,学的语言可能就是“僵”的,或者是“死”的;只讲语言工具的运用,而不懂其构成的规则,学的语言可能就是“乱”的,或者是“错”的。这样,理念和方法上的偏颇也就难免甚至必然会造成效果和目标上的偏差。这是人们所不希望、所不愿意的。辩证地看,语言“工具”的结构教学和语言“交际”的运用教学应当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语言教学,就像一只手是由手心和手背两面构成的一样。手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于语言教学来讲,这两方面离则两碍,合则双美。

所以,我们在语言教学上所追求和期望的是:使学习者既能掌握语言的结构规则,即说出来的话是合“法”的,合乎规范性;又能具有语言的运用能力,即说出来的话是有语用价值的,具有交际效果的。同时,希望这两方面的水平尽可能地得到同步提高,以求对目标语的运用能够正确流利和得体适宜,即真正具有运用目标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可以说,现代语言教学法的发展,就是这样或那样地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

这样,把上述两大语言教学倾向相整合而融通,使学习者对语言运用能力的具备与语言结构规则的掌握能够协调同步,这应该成为我们国际汉语教学法发展的一个取向。

当今,任务型教学日益倡行。国际汉语教学正在关注乃至引进这种新兴的语言教学方法。当然,引进它也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方法。或者全盘照搬,用来取代现行的教学法;或者贴贴标签,把一些练习与测试的项目冠以“任务”之名;或者作切实的研究分析,加以合理运用。这最后一种做法,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吴中伟、郭鹏所著《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一书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没有哪一种教学法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哪一种教学法是一无是处的。本书是对于任务型教学的介绍和研究,并不鼓吹用任务型教学完全代替现行的教学模式,而是探讨如何在现有模式的基础上,吸收任务型教学的合理因素,结合实际,加以整合,有所创新,促进我们的学科和事业的发展”。^[3]

我们十分赞成这种态度和方法。这是从国际汉语教学的实际出发,辩证地对待新兴的任务型教学和传统的或既有的3P教学法,并在其两相整合中、融通中进行创新。关于这种理论上的构想和应用上的探究,吴中伟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和阐述,并且设计出一个将现有教学模式(3P)和任务型教学相结合交融的语言教学法的架构,那就是:既借鉴运用3P模式为任务型教学建构一个可以普遍应用且具有操作性的教学模式,又使3P模式导入和融进任务型教学的新内核。这是不是旧瓶装新酒呢?是不是借鸡生蛋呢?似乎是,其实并不是。因为融入任务型教学新内核的3P模式,并非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对既有教学模式的改造和革新;而任务型教学在设计上、应用上、操作上要适应于这个模式,其自身必然要有所变革而充实以新的质素,并非完全是原来的那一套了。所以,如果以为这不过是把既有的3P教学模式和任务型教学作了一个加法,那就不免有所误解了。这不是一种加合,而是一种化合!其两相整合融为一体,需要在理据的确立上、内容的设计上和方法的实施上作种种艰辛的探究和实验。总之,不论是原有的3P模式还是新兴的任务型教学在这种整合中、融通中都必须变革和改造自己,都要推陈出新。这样,就既使传统的教学法的精华在创新中得到继承发扬,获得新的生命;又使新兴的任务型教学在成长中得到支撑,得到提炼,得到升华,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大空间。经过这样整合出来的3P模式任务型教学或任务型教学3P模式,就更有利于保证我们前面所提出的语言教学目标的实现。可以说,这正是我们前面所提出和论述的国际汉语教学法发展取向的一种实践和印证。

这种整合两大不同教学法而形成的国际汉语教学发展取向,它在语言教学上要求形式与内容、结构与功能、语言规则与运用能力、语言与文化以及教师指导与学生自主等等方面应相协调、平衡、兼容和融通,以求得语言教学的和谐。由此,我们可以探讨构建一种新的教学路子或教学框架,即:培养交际能力为主导,认知表达内容为优先,掌握结构规则为基础,或者简约地表述为“交际主导、内容优先、结构基础”。这是一种多元结合而互鉴融通的教學路子。

所谓“交际主导”,就是整个教学宗旨和教学理念都要明确:语言教学以养成学习者运用目标语进行有效的社会交际能力为指归;即以教会语言的交际能力来主导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实施的走向。至于语言的交际能力,所指也就是:能够懂得并能够践行“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而对于语言教学来说,也就要教会学习者懂得并会践行:什么话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说才是合适的、有效的。——这也就是语言交际功能的教學。这里的“什么话”的“话”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具体表达的语言成品,即话语;二是构成此话语的语言结

构,即词汇和语法。语言的交际功能,也就是作为语言成品的话语和作为语言本体的结构在特定的社会现实交际中的效用性,具体地说,也就是它们对于交际双方的角色地位、交际的目的和要求、交际的背景和场合、交际的手段和策略等等所具备的适切性。这样,以交际为主导的语言教学,就必须把语言交际功能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当然,这就要加强和深化对语言交际功能的研究。而“语言交际功能研究的落后,使我们的教学实践仅仅局限于语言结构兼及部分语义的教学,语言功能的教学几乎是空白,学生只学了什么是对的,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可以用。事实上这一状况已成为阻碍学生交际能力快速提升的瓶颈”。^[4]正因为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我们的“课堂语言”就不免跟“社会语言”多有脱节,诚如许国璋先生所说:“实际上语言在社会上的使用,不同于课堂上的练习,它要求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场合而有不同的语体:以一体代诸体,这是我们目前外语教学中的一个弱点”。^[5]之所以会“以一体代诸体”,那就是因为教学上只注意语言的“合法不合法”(合乎结构规则)而不注意“适切不适切”(适应切合现实交际的要求)。而语言只有不但合法而且尤其要适切才会具有交际功能,才能产生交际实效。这样,对于目标语的教学,不但要注意词汇、语法的教学,而且更要致力于其语用、修辞的教学,使整个的语言教学能够切实地形成以学生为中心而让他们在使用语言进行社会交际中学会语言,养成语用修辞能力。当然,这种语用修辞能力,或者说是语言的交际能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能力。的确,语言的使用只有遵循一定的社会文化规约,才能具有交际效用,才能完成社会交际。所以,教会学生懂得并践行目标语使用的文化规约,自然也就应当成为养成其语言交际能力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这样,在教学上把语言使用与社会生活联结起来,把语言使用与文化规约联结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现代语言教学。

所谓“内容优先”,指的是对语言教学的课文即文本语言的设置和练习,重在引导学习者对目标语具体表达所形成的话语意义的理解和表达效用的认知,而不是拘于对语言结构形式规则即一个个词汇、语法的“语言点”的讲解和训练。也就是说,不要把语言教学仅仅当作目标语的词汇语法教学,不要把课文仅仅作为教学词汇语法的语料示例,而是要使文本语言让学习者直接地真切地感知、领略和体验目标语在现实交际中所呈现的实际样态,从而通过练习而认知和养成对目标语的理解和表达的能力,即一定的交际能力。所以,“内容优先”也就是践行“交际主导”的一种必然要求和切实保证。而且,人们学习目标语的具体目的不尽相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为了某一领域的业务需要,如商务的、金融的、法律的、体育的等等;或者是为了科学技术沟通的需要,如数学的、力学的、汽车制造、航天技术等等;或者是为了人文学术交流的需要,如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语言学等等;或者只是为了一定期间访问旅游的需要等等。这样,目标语教学内容上也可以而且应该直接与这一定的领域或专业相关联,其词汇语法的运用也就可以而且应该与此特定的领域或门类相连通,甚至可以较为专注于此种“语体”。这样,学习者就可以较快、较有效地掌握目标语的一定技能。这就要突破长期以来认为只有先学好通用语言打基础再转入专业语言或领域语言的学习才能掌握外语(目标语)技能的思维定势。事实上,不具备一定专业领域或学科专门知识的单一的语言(外语)人才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今天需要的是外语能力强而又具备相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正是这样,外语教学专业化也就成为现代外语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向,而提倡语言教学“内容优先”,也恰好与此趋势相应合。

所谓“结构基础”,所指就是在教学上要明确:语言的本体构造,是其形成话语表达具有交际效能的载体和底座。因此,话语的成型和交际的进行,都必须以语言结构为基础作支撑。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成素的聚合和组合都是具有规律性的,使用语言只有依循其规则才能造成合法的句子和形成人们可接受、可理解的话语,才能具有并实现其交际功能。很难想象,词汇语法上错误连篇的话语能够有效地完成交际任务。所以,倡行“交际主导”和“内容优先”的语言教学决不是疏略或忽视语言结构规则(语音的、词汇的、语法的、篇章的)的教学,而恰恰是要使语言结构规则的教

学更具有技能性、实践性和交际性,让学习者的基础打得更好、更扎实和更有效用。

当然,对于“交际主导、内容优先、结构基础”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看,把交际、内容、结构这三方面辩证地联结起来,科学地加以运用。诚然,这种多元的结合融通在具体实施上具有很大的空间,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可以形成多种多样结合融通的可能格局。譬如说,可以有基于任务型的教学,也可以有结合任务型的教学,还可以有以任务为教学单位的基于内容的教学等等。^[6]总之,努力综合多方元素进行整合创新,以适应种种语言教学的需求。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前进的。没有继承,创新往往会因为缺乏根基而难于持续发展和广泛推行;没有创新,继承往往会流于墨守成规而导致学术僵化以至于衰亡。只有既善于继承,又善于创新,才能真正为学术的发展开拓出新境界。这对于国际汉语教学法的研究和发展,同样是真理。着眼于国际汉语教学现代化、科学化的需求,立足于国际汉语教学发展的实际,致力于开拓创新而又用心于继承传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汉语教学法进行努力的探索,这是我们面临的责任。

注释:

[1] 参见陶炼《交际优先与内容优先——对外汉语教学与测试论稿》第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2] 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载《读书》1980年第4期。

[3] 吴中伟、郭鹏:《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同[1],第9页。

[5]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第213页,外研社出版,1991年。

[6] 参见吴中伟、郭鹏所著《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第七章、第八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参考文献:

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读书》,1980年第4期。

陶炼:《交际优先与内容优先——对外汉语教学与测试论稿》,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吴中伟、郭鹏:《对外汉语任务型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研社,1991年。

Communication dominating, content prioritized and structure base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pedagogy

CHEN Guanglei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School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wo trends exist in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foreign/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One is the tool nature of language including structures and usages is emphasized while the other is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language focusing on use and performance is emphasized. In fact, these two sides are not necessary and should not be antithetical, but should be integrated. In language teaching,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ve tool should be comprehended as a whole, synchronizing use and usage, which is a developing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pedagogy. Hence a new approach Communication dominating, content prioritized and structure based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pedagogy; communication dominating; content prioritized, structure based